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集部

遵慶集卷十三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

會要卷一萬七千七十

集部

遵巖集卷十三

明 王慎中 撰

誌銘

封通政司通政谿橋王公墓誌銘

溫州永嘉英橋之王氏有老而號谿橋翁者生為鄉人所榮而交慕之沒相與哀之而祭之於其社翁嘗以兩子武庫君司成君貴褒為封君人不稱其爵命而稱其居蓋以德掩其貴也谿橋未為翁所治潦水鍾之浸為

廣斥過者不睨翁獨售焉斬蘿焚決垢汚作室于其間時猶貧也而繩板之所樹引尋尺之所圖度深廣而高衍或疑其壤之不吉以為翁憂又有筭其側者曰胡所取財而室巨如是其為築于道傍爾矣翁聞不顧治之不倦今之蘿蔓變為翬革之華垢污變為堊碱之美而位置觚隅滿其繩板之所至尋尺之所揆無少缺失器幣服物僅指玩植以充倘其中亦稱向之憂且筭者或已不及見而使他人追訾其愚其及見者皆自悔責其

識事之近量人之淺而益以翁為不可及也始喪其父
封早孤而家又貧也奉母周氏兼畜諸弟經營毛密母
常足甘旨而諸弟衣食甚均其意氣暇裕無纖細苦急
之態遇有當費曾不憚情力亦副之于人無所忤而當
有勢者在前亦漠然無所訛愧也其後富貴矣足以放
其慾以夸世駕俗見謂得意顧獨憊幅自好不以侈張
具取娛快故輕糜貨用其遇物尤醇與敵以下為鈞情
慾而貌恂非繆為恭愿買童兒口吻收不驕之聲而內

存矜喜有不能制時肆發而竊露者也其和氣內溢老而彌盛目光燿爚深夜廣坐炯然與炬相射鬚眉龐皓頗如渥丹觀者皆驚為神綽意曠度濟以溫色亹亹談辨間出于嘲謔絲竹雜作嘈啁喧耳聽受有節賞工摘誤與少年好事均其精谿橋之居既大翁以德齒為人所尊事媚愛往者輻輳門無停客舉盡賓際宴游之洽微時所識有所不給咸以翁為歸施貸賑卹不自為量歌舞其德所在有之故其厯年滋多備生人之歡嘉而

不得者不以為怨翁既富貴尤念其所自曰微先人積
德以遺我胡以及此始祖某高祖某葬久矣墓弗不治
惻然追新之治其曾祖珙祖毓之墓尤嚴而割田以入
大宗之祠必選其腴美諸費甚鉅曾不以一銖髮歛其
族人蓋其行誼篤厚如此嘉靖丙申七月二十二日卒
去生景泰庚午閱八十七年矣卒之日弔者數千人哭
無不盡哀者其仲子國子祭酒激以聞于上為賜祭葬
寵之以閔其孝公名鈺字九思封通政司通政卒之年

十二月某日伯子澈與弟激沛卜吉于先域半山之原而與恭人張氏合葬焉恭人故相張文忠公孚敬之女兄德壽配翁有孫五人叔樊叔程為國子生叔果叔果鄉貢士叔本庠生可以知為善者之所享也葬之日鄉人相率祖奠于途引柩而泣者數百人绋長數十尋不勝孰已葬則相與歛錢為祠繪象祀焉蜡饗賽饋必俎豆之期于久而不廢蓋英橋隣壤之五都瀕海而居其土積鹵其業宜鹽故置塲名永嘉以榷之其民籍皆繫

於竈歲賦鹽入廩轉餉塞上徵其力之所出而不責其
非有而近歲有司重以折色之徵椎膚剥髓不能充也
公謂竈地半坼于海民輸其有已不贍而重以折色是
責米于盆缶鑊釜之間非其出也為書具言竈民所以
窮迫不堪重賦之狀甚明切以上于朝天子覽而憫之
下其書浙東均折色于諸縣之不為竈籍者五都之竈
民得以不徙死故其葬五都之民送之尤悲挽柩行者
累踵駢肩恐不得負綯為恨又無以自慰而圖祀之于

社以記不忘嗟夫士有當勢得位足以施于民而卒無一善狀其生為人所詬嫉至于死猶追數其過以咎之何限其不足懷于人泯然以死而人不知者又不知幾何人翁無尺寸之柄而沒有以得民如此不獨其行誼之厚其材亦有以踰人者是可銘也翁之伯子武庫君不遠千里寓書于予曰先人之葬圖所以告諸幽者非得能言而可信于後之君子不敢以托故葬既久而未有所託今敬以托于矣武庫君之賢而多與海內之名

公雅故所以重其親之終事而其請銘之言如此予其
可辭銘曰

深坎而周封以為之宮其歲之密其樹之崇千百歲之
後過者必恭相柏與松

周府儀賓郭公配保昌郡君墓誌銘

郡君朝列大夫周府儀賓郭公昂之妻陝西副使鳳翽
湖州府同知鳳儀之母鎮國將軍子之女汝陽恭僖王
之孫周定王之曾孫而高皇帝之玄孫生于成化庚寅

六月三日卒於嘉靖庚子七月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二
訃聞禮部以請上賜祭葬如制皇后皇太子並憫悼遣
祭于壽福榮哀備矣而郡丞君悲不能自釋謂宜有以
垂久遠而不忘者以慰無窮之情事乃來乞銘郭固名
家郡丞君有聞于時力足以得顯人大官之文而來請
于余是其趣必有所存也乃為掇其事行而志之云郡
君勤儉靜肅慈而能訓雖稟女質而有男子之識尤精
計畫其於度財任力敏甚洎筆湧沉鬚胖醯醢紃紙

繅緝耘獲卷字為生之事莫不明習而察歸郭氏不數
歲而郭為鉅家名于大梁僅婢數百指使之各當其能
與盡其力無得無功而食菓蔬粟麥之入羨溢蹈籍無
荌蓏秉穗之遺為人所私亦無腐敗于苔庾而棄者其
貴而多材如是然不以是驕其夫在夫前語不揚聲唇
無反者復能本夫之意其舅姑所進衣服飲食必得其
飢飽寒暖之宜朝列公倜儻好議論文史交游半于城
中餽贈宴享之禮無失而公不知其費所出又不敢私

以已意掠恩沾美有所貸予間則益為公市腴厚田園
卜屢宅廣樹畜以娛其志而課二子讀書常衣以布衣
食以菲食曰非不能美好若輩口體顧無益于發志進
業而足以長過耳二子起進士為官皆以修潔聞于人
蓋教所素成亦知其母之志不樂以他物養也郡君子
宗室女屬輩為尊門既顯大春秋高同姓外姻之游者
益衆歲時慶問長幼尊卑來會冠鵠楚楚填溢閨闥郡
君顏如渥丹齒健而目清應接有則老而不惰怡如也

大梁人傳說以為榮其相語尊者願其婦卑者願其母皆欲如郡君兩子在職並先後奏疏乞謝職歸侍父母詔可之已而憲副君與朝列公相繼歿哭之既哀而郡丞君奉郡君之教治其喪葬有禮郡君漸衰厭事郡丞君視食嘗藥旦夕不去于側母子之間慈孝備至尤以家法為大梁所推不獨其富厚榮達云郡君二子長憲副次郡丞女三人長適林紀次適麻冕生次適典儀尹復春孫五人東南中西朔東早卒中舉人南西朔皆郡

學生女孫五人曾孫三人垣增墉曾孫女三人郡丞君
以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啓朝列公之兆而祔焉銘曰
婉彼碩人容德具美不言在昔齊姜宋子曰圖爾家朝
列維士修于閨中有聞邦里其聞維何闕夫游且歌曰
妻之以子曰有母優學而仕既相既誨寔受多祉終老
無斁克令厥始執是閫儀梁人所視本盛追興功存郭
氏琢銘冥墟以詒不毀

李母純懿孺人秦氏墓誌銘

嘉靖二十一年二月十日李母純懿孺人秦氏卒年九

十有三子若孫若曾孫與其婦扶杖膝衰哭于帷堂而東西列者百五十餘人女子適人而攜其子若孫來臨者稱是若孫曾之親戚所嘗往來之黨尊事敬業之大夫士弔者以數千孺人之存以歲時受其子若孫曾及諸婦之壽女子與其夫及其男女亦來會大車肥馬塞巷陌裘帶纓絢充溢堂上堂廣百餘步至不能容閨中步搖輦狄垂拂懸瑱巧麗之紅實筐布筐繅繡為藉以

獻酒芬馥潔迭承第進為孺人歡孺人以尊卑大小序而接之腹堅齒健飲旨嚼嘉人莫不自喜謂為得孺人之歡如是者餘三十年自郭邑郊聚老少賢不肖傳說嗟歎為不可及或仰天誦禱以願其母至有咨怨吁歎恨其母之不然以咎夫天之不均秦孺人之名人人莫不聞嗚呼盛矣孺人泉州衛千戶傑之女嫁為恪菴李公瑄之妻恪菴不問劑券而貲日進不知饋遺之費而交游益親鄉人之飢與疾者資恪菴之药與粟以濟以

善聞於鄉然恪菴稱于人曰是吾妻之助恪菴沒諸子孫之為士者其學專其材成為他業者其生事辦皆曰吾祖母之教蓋孺人之子孫蕃矣買田作室督任條置以篤其生者甚均且至而有矩法孺人坐堂上以色笑開示所好惡其執絲枲撰酒食之治女事者常若孺人之臨其室其省種穫力賦稅之治男事者常若孺人之臨其家誦詩讀書則古先王尊師樂群者常若孺人之臨其塾其政不肅而齊其教不怒而威所統彌衆所及

彌精而所處彌適其材稟神識蓋天得之也母于李氏七十餘年劬躬約已累仁勤行以大李氏之世其事甚衆不可悉書余所論其凡而又特著其事之大者初李氏族大無譜孺人命諸孫之賢而有文者士絢士章士默士弼士弘撰論世次聘邑名士沈亨纂而成之復以意授士絢等定為家範數十條勒之祠堂子孫朔望展謁讀家範一通以戒焉李氏子孫不忘其先油然興其惇睦之愛由孺人也俗降教失士大夫因陋守近能言

其祖者鮮矣孺人之志宏遠如此觀其大其細可知也
士絢等述孺人之行來請曰吾祖母之存知書喜文章
于人之賢否尤有辨別而嚮意賢者今其墓得先生銘
之是祖母之志也故為論而銘之使其子孫得以二十
二年癸卯二月初十日啓格菴之墓而合葬焉孺人子
孫既多男女嫁娶名氏具其家譜及鄉進士君之狀茲
不著銘曰

曰氏自秦栢翳云裔始有好馬國于汧渭仲奮佐周禮

樂肇賜有非冉祖及孔之門漢彭晉起綰璽乘軒統卒一旅徂閩之昆厥根既遠枝條芬敷爰生賢淑令族攸符稟女之身材也維夫為婦能恭為母能慈匪曰恭只其家由治匪曰慈只訓督寔師克篤其慶以昌李宗作之自我亦享在躬斷石刻銘壺儀是崇

戶部主事周蹟山公墓誌銘

士有奮微起陋立人本朝沾一命之寄無當世之責而懷憂世之心無正君之任而愧袞職之闕亦其志然也

然而慮過其身之所居言踰其位之所守則有思出其位行越其思之說出而攻之慮過其身慮未遂而身逢其殃言踰其位言不行而位貽其危則有徒喪其身無益于君之說羣而誚之夫使身違其責而皆逃其憂位非其任而並諱其言猶有當責受任者也若夫畏逢殃為不濟而全其身懼貽危為無裨而固其位則是莫有憂與言之者矣彼為思出其位無益于君之說者豈誠其心之所然哉陰持全身固位之私計而陽為是說以

自解脫耳議論不明于世而節義不立于朝其失盖由此夫君仕為戶部主事在朝六品官耳督儲視榷有可舉之職會計當出納平防範謹勾稽詳君既能其職矣而憂盛世危聖主萬目怛中常若一日不能安食而居于位者其志然也君以言獲罪偶斃杖下其心固能不悔也君天也安所逃之受死如受命為東西南北之行亦事之所不得逃者也而余有以知君之無悔者君居家孝與兄弟友與人交信而能敬為戶部始監草場繼

督德州倉儲最後推崇文門商稅皆利權易染君絕無
所近如置玉涇中漸而不入其白鵠如也菲衣糲食挾
冊吟誦不安舊聞思廣所業于世之賢人志士口講神
注雖不能盡交意常以為向而謹趨捨慎操術卓然必
為君子矣其應詔一疏冀以微誠感悟非為求死也主
上怒其越職過直薄撻示儆非欲其死也而君不幸死
蓋命也使其杖而不死其憂當益切其言日益多必不
為少挫以敗其志或守封疆備障圉患至禍及必能以

身殉職不苟免以幸其身此余所以知君之心而斷其無悔于當日之死也君姓周名天佐字宇弼泉州晋江人嘉靖乙未進士娶吳氏女三人以兄天正之子日暹為後上疏逮杖之日為辛丑五月六日下詔獄兩夕卒五月八日也距生正德辛未二月一日為年三十耳其仕不久其年不永其學專銳而方進其行勤修而日敏進而未見其止勉而不及至於成獨其志皎然可知也憶君喪歸時余友人昆陵唐君順之寓書于余曰不

可使周君無傳子以文名世周君又鄉人也子必勉之
余奉唐君之教不敢失而君之父封主事公琅以状委
余曰貧不能葬亡子賴諸當路之賄與縉紳之遺買地
後市之里寶蓋山之麓穿墻堅密將以是歲甲辰十一
月十五日葬矣願有誌余不敢辭予惟唐君之不欲君
無傳也亦偉其言而哀其死也余誌君之墓獨論其志
詳焉庶世之求君者不徒偉其一疏而哀其一死也然
以余文之陋如此不足副唐君貽書相勉之意而有孤

封主事公之託矣其何以慰君于地下耶

銘曰以為如是而可以死耶非君憂主之意以為不可以死耶亦所以明為臣之義以一死為足傳耶則君之好修不止于是以為不足傳耶則大節已昭然而若此

朱液妻陳氏墓誌銘

朱君液之妻陳氏謚淑靜澹齋先生之長女也澹齋名尚謙以名儒隱居自晦一發齒舉足不苟教其家有法淑靜為女其父之教不煩朱君之父軫亦以名儒為學

者師教其家有法淑靜為婦於舅之志無違者朱君俊爽
有奇志欲以文學拓跡淑靜夙暮修飭以佐其夫甚備未
嘗自以為勤朱君志與命仇學久不遇困而自悔淑靜善
慰之未嘗幾微憤怨望其夫也久不舉子力勸朱君買妾
以輔寢廣肩朱君感其賢又年尚少也不忍至婉曲通誠
懇於夫之兄弟使諭其夫而朱君竟不忍淑靜竟以無子
卒于室澹齋先生次女故熟與朱君游而聞淑靜之賢是
宜貴且壽而多男子也然卒以窮約無子早世澹齋先生

蓋甚悲之而朱君以志其壙屬予杖涕言曰淑靜非宜窮約無子早世者也是不穀之不德獲譴於天使淑靜不得貴且壽而多男子也雖其行施於家室不足暴著於人人然賢而無命有足悲者不穀無以慰其亡敢圖不泯於大君子彼其存亦知賢人之言之為可貴庶其有以慰也以澹齋之悲而朱君之請之勤予不得辭也為之銘曰

生於丙寅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卒於辛丑正月九日葬於甲辰正月十日山曰石壁坐辛向乙是謂淑靜陳氏

之室

處士易直王翁墓誌銘

王氏家族雍睦之盛在成化弘治之間某曾大父時事
也曾大父兄弟八人皆同祖其六人年齒差池並時六
人者割柔寬急不盡同並以材畧行誼為鄉長者鄉人
曲直長短不相下得六人者一言以為平姻黨吉凶大
會無六人者在愧不為重也王氏為安平右門所從來
久矣易直翁所謂八人也當事持家後六人而有六人

之風接其聲迹不替某生晚猶及見翁時年十四五稍有識頗知諸父先生行事而翁於諸族子中獨愛某以為賢謂必有立某少一庸兒耳不知翁何所別而賢之今幸有立益能講知諸父先生行事而翁又所及見翁之莫某宜為銘翁名瑞字廷怡別號易直高祖公諱子元曾祖德軒公諱廷中父信齋公名澄堅取蔡氏無子翁與兄珍皆出側室陳氏翁生十二歲信齋公以賈客死吳中盡亡其金環堵蕭然兄弟兩人與二母相依為

命備嘗艱厄稍長即自奮曰不可當吾身而廢先人之業茹糲衣惡拾棄掇殘卒能移縮就餘以寡為多賈行吳中尋父故游處以不泯其志翁所挾貲于諸賈中為最下然溫郁可近貌悅色恭言語煦煦其和嚴人臨財有信皎若秋霜吳中高其為人愛而任焉諸挾高貲者顧不得與翁齒縉紳士夫南北行過吳中翁得皆與其賢者接同賈者常尾翁後附名刺中因以求通揖讓進止視翁每招賢者游指斥山壑談說光景亹亹與賢者往

反成其為賓主諸賈默然引爵執筯竟日徒飽而已退
則相目推翁以為能王賈之名在吳中頗盛然貲不大
進最後傾貲懷珍貨買巨舶浮海躡東甌亂明州以濟
將赴臨安為邏卒所邊貲沒之盡然翁所懷貨皆非令
所禁邏卒為暴勒沒之耳或勸翁胡不自白于官翁曰
所為行賈者固為求利亦以遨跡肆意也使吾囚垢以
乞貸不如徜徉徒手而行耳且吾年亦衰矣浮游江湖
意倦殊思歸吾將返矣吾長子讀書為士將託以其志

次子從吾行雖少而材可付以其業吾其返矣會翁長
子亦奔急至吳中翁乃返至家三月而病作竟不起嗚
呼其於行休之際亦不為苟然矣始某大父確軒公自
安平徙居入郡城課先吏部大夫以儒業翁即遣長子
水心先生與先大夫同學兩人者並以文薦為學官弟
子王氏詩書由先大夫與水心先生始王氏子孫日蕃
而詩書之業益衍且多者惟公與確軒公之後耳他公
之後終不若也於此觀之翁之志亦略可覩矣翁長子

宦邑庠生明經有行屢試不售所謂水心先生者也次
予寶所謂少而材能繼父之業者也翁歿後數年次子
賈大進廓增溢羨為安平鉅家地下有知當為撫掌大
喜翁喪母盡哀養嫡不殊已出事兄順奉寡姊有恩禮
遇宗人盡其情款有族黨之行二子肖之家富而無異
財衣食豐約出入勞逸甚均某嘗嘉歎之嗚呼此非所
謂為善之報耶公娶陳氏今年七十有六康強無恙二
子謹奉焉以稟家政女五人適王文大陳世住楊伯元

陳丕雍陳自謹孫男徽言娶黃僉事鰲之女孫女子三人
徽猷郡庠生徽謨俱娶蔡氏女長適龔俸次適伍倫
修次未許人皆宦出徽典聘陳氏徽音徽謙女二人皆
寶出翁生成化乙酉六月二十三日戌時卒於嘉靖丙
戌二月三日酉時享年六十有二以甲辰十二月二十
日葬于五都葛林口山坐坤而向艮徽謨早卒附壙于
墓之東銘曰

佳哉葛林之原龍翔虎蹲馴而掀騫有丘隆如中出

而短此名為尊水流其前若之與玄繫孝子之所卜芳
曰吉德之攸全我銘其歲其永勿遷

石母洪孺人墓誌銘

石君華嶽申卿謀墓其父潛軒先生能得貴溪江午坡
公以達之銘可以葬矣而以其嫡母洪孺人之銘委予
予謝不敢午坡公以才名雄海內予所畏也乃使執筆
頡頏其間不亦冒非任而忘所畏乎申卿再拜言曰知
我者于海內惟午坡公于家惟先生今父母終事不得

一言是無以明不肖之受知于先生也潛軒公非華嶽與弟喬嵩無以衍石氏非孺人無以有嶽等孺人之德在嶽等與所自出之母其功在潛軒公與石氏之宗先矣孺人歿華嶽僅七齡已知哀思哭泣今長矣不至無知識飲食坐起未嘗不思思未嘗不涕出華嶽雖六七齡孺人已預待之云異日當如何今尚如此也無以報重賜慰遐靈惟使其氏行一挂名賢之筆庶其有以慰也華嶽亦籍以為報矣予愧不敢當而不忍辭其意予

觀風人所咏葛藟勉治服之儉卷耳明審官之志蘋蘩
敬祀事之修而其德在于闕雎蓋其反側憂思求窈窕
之女以佐君子為之琴瑟鐘鼓以樂之所謂不淫于色
無傷善之心是為婦人之德而首他行也江沱之媵有
不以之悲小星之御有宵征之勞然以際後悔之恩沾
在公之惠猶歌之以為美而刪詩者列之二南亦足知
有德之難也世衰俗失教不及于婦人有如孺人絕去
妬媢歛已專居以安諸侍之筦簟使薦君子蒸和委順

卒見詫繩雖位分儀等與風人所咏不同亦婉有其德
矣他行不著固可知其兼之也如孺人之德而使當上
世之生逢能言之媛必有播于聲歌而垂之無窮既其
不遇則亦安可使之不一出于予之筆也哉孺人生成
化己丑四月二日生五十二歲而歿為正德庚辰八月
十四日歿十八年而葬為嘉靖乙巳正月十二日銘曰
毓名族翳洪氏家仙嶺越百禩父敦素雄于里選所歸
石之子恭為名敬夫字早業儒晚不仕家既落中復起

衍其遊居無悔胡能然內佐以饋職共絕惰侈仁且惠
克具美權厥最不妬忌蕃他出覆由已逝不泯受多祉
子華嶽譽髦士如圭璧礪四邸縲蘊藏待薦侑喬與嵩
孫齟齒梧竹間鸞鵠時椒條遠初聊耳考吉卜辰良只
從其夫令終始鏤貞珉告勿斅世罵昏尚視此

張母黃夫人墓誌銘

故樂平尹張南溪公文應既歿祀于學宮而鄉之子弟
謁其家廟之寢因得拜公之配黃夫人于時年六十有

八矣色莊氣淳容止不曠語某曰南溪公平生所友慕
惟王一臞先生所敬事惟李尚寶公耳今得與王先生
偕祀知其歛也但愧先于尚寶耳尚寶公名源世所尊
稱竹坡先生曾銘南溪公之墓者也已而李公亦祀于
學某間居以其所學于古者時時為人講說夫人長子
達甫君好聽其說夫人聞之悅勉使與余遊無倦自余
為人言學大蒙羣口訕笑多名為士者彼誠鄙薄顙陋
不能通其意也而夫人知以勉其子夫與當世之賢者

相尚以義而與其為學者相講以古皆有偉丈夫之所
蔽而夫人所以助其夫督其子者如此豈婦人之智所
及哉達甫與弟厚甫並以文材知名達甫猶為學官弟
子厚甫僅舉于鄉人皆歎其屈夫人不以閔其子蓋知
其足以有立而必有待也二子常以不給于養為戚夫
人顧謂曰吾從而父為令力足以得財而以貧終其身
是吾安而父之介也今乃以養故戚而輩耶居常儉衣
非食以自勤如舊處約絕不以撓意遇其有時人方以

急來歸已者輒為之出至無所餘其後不復銜以為德
也接撫內外宗姻之屬無老少親疎不違于禮而恩意
有加其懇惻咻煦于人如恐不及而飲飭端一動有儀
法雖懷附依戴未嘗不式其肅也南溪公沒持其家法
益篤老而不懈女子適人多顯者所出男子日以盛長
夫人以慈誨為之尊不獨其齒分然也愛其庶子天紀
甚曰是其母異而子少吾愛之宜加于南溪公之在乃
如公之在耳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己酉屬疾候者環

牀夫人力視之曰時至當去徒哭無益其為送我耶嗚呼何其明于志而不亂於終也蓋年七十有一卒之明年十二月其子將奉以祔于姑而合南溪公之域窆焉哭而拜語予曰天衢天叙不肖謹身力學庶不殞先孺人之教顧窮阨坎躡未有以顯先孺人也惟孺人之行宜有以述以其存勉不肖以聽先生之說今其墓知欲得先生之文也某游于達甫兄弟而聞夫人之賢詳矣于法應銘其可辭銘曰

寶林之岡賢人所藏惟其配之其德與方

筭江潘翁暨配方氏墓誌銘

翁潘姓名泗德教其字娶方氏高祖仲弦曾祖文顯祖永貴父世瞻皆不仕世瞻生子四人其季翁也翁生于成化丙申生六十有三年而卒為嘉靖戊戌方氏後翁二年生而先翁五年卒則為成化戊戌與嘉靖癸巳也子二人實寬實早卒而有子女各一人寬六子三女子皆使讀書其長者多為學官子弟潘氏之世將益大竭

力盡志卜地甚吉作窯甚固以葬父母者寬也葬之日
為嘉靖丙午九月二十八日墓在南安縣二十都月半
山之原坐戌而向辰未葬前一月寬持吾友尤見洲君
狀且介尤君來乞銘予少時與實同學舍從師雖未定
交然追奇其才而早死意常悲之潘氏之世既大子女
聘嫁皆名家與予家相聯綴呼為姻戚寬能卑身蹈禮
以見于予其詞甚愿而怛惻予固不能辭而寬之詞有
及其兄寔者曰以亡兄之志使其在必得志力足以累

公今雖已死使其有知亦必以是累公也予聞而益悲
蓋不得辭而翁有二女其一以歸陳紫峰先生琛之介
子紫峰以德學自高于俗寡好顧甚好翁不獨為姻姪
故使紫峰先生在固當銘翁是翁終必得名筆矣也予
文烏能固辭既志之如此併為論而銘之銘曰

予觀世之有家而興者莫不有賢夫婦焉蓋鮮有偏舉
而能獨成者也若潘翁與其妻方氏亦其人已翁性坦
夷喜施而方氏警慧度事出費翁善為不疑方氏巧于

前億其于一家之治相勞於初而偕享于末兩勸以積而並食其報如簾幕之必獲崇比先俟而後收不爽厥謀良亦賢哉且非獨兼舉又有相濟之功焉大嗇而無散則人莫之附然多與而不節將有難繼之憂好猜而不情則人莫之任然過信而無權將有易欺之患而潘氏夫婦各致其長以力于生宜其少敗而終成也是二人凡民也其用之一家小道也以予論之如此豈不有可觀者哉

淑閒吳氏墓誌銘

嗟乎世衰倫廢而兄弟之恩缺人各有心彼此乖向如
張驛角之弓翩其相反豈獨其人之罪哉亦敗于室中
之多構蔽于惑而害其好也雖以姜肱之篤行繆形之
至性猶不能無畏于是況他人乎以吾所見鄉人兄弟
之篤如尤懷樸公琮與其弟璋衰世之僅得者也今得
其子麒述其母淑閒吳氏之事行而知尤公能友於其
弟蓋有所助云淑閒尤公室也善順其夫曾不以意志

相違異非徒色語無忤而已尤公兄弟共炊而食自勞其身轉貨浮巨海出東方甌駱鄖甬之墟授弟其柄使握家政淑間盡歛公所轉贏金與他財物置篋緘以一鑰持鑰牡畀娌氏使恣出入不問其何所為也方其豐時一門衣食饒沃獨儉已為倡不以共財故有所溢費以自快其後尤公轉貨漸折家無所入益困淑間未嘗貌慍或追過豐時誰所出入有不實也故尤公于兄弟之好終其身不敗淑間尤能事其姑而迎其夫之意自

買妾以侑其寢生子麟撫之如麒麟于某友也故知其母之善確而不誣于其葬來乞銘義不能辭况其善可銘也乃諾而銘之淑間生成化丙申年七月初三日卒嘉靖壬寅年十一月初五日年六十有七而以丙午年七月二十八日祔于尤公之兆其子孫生出兆域背向吾友莊君采志懷樸公之葬具矣銘曰

分割以為能家離間以為善內教不行于中閨習久昏于此世胡不視乎斯人庶有此而知悔我銘其幽以貽

其誨

冠帶散官涂翁墓誌銘

由臨漳門西出曰筍江闌比闌聯突烟起於屋雷東西行者騎躡蹄輿戛轂有橋翼然橫江如垂虹飲漢縱東西以達其興圮繫人利病可覩也每橋圮首事鳩財以佐官召役使圮者治行者不病役訖螭擎龜蹲載穹碣以記不忘鐫題石後曰倡義董役耆老某則涂慄齋翁紹也歲饑人餓瘠道死官為勸分聚米煮粥活之出米

多受獎則又涂翁也縣官度經費不足懸格募人出錢
計其多寡予散官大小以酬之人皆惜錢莫肯應格佐
縣官勇赴不吝出錢多得予散官七品給賜冠衣以別
鄉人則又涂翁也翁本由貧起富以嗇發貲度事出費
不妄捐一介至所當為能不嗇如此戎籍有涂伯堅者
不知誰姓戶已絕名猶繫籍中仇人指以誣翁之族曰
是為伯堅之涂當勾丁應籍以從伍族人咋齒彈指相
視莫知所為翁跳身獨出鳴於官仇故勁敵不肯服淹

三歲乃決費至數百金族人未嘗捐銖髮其不嗇于所當為此尤著可記也晚歲自營墓地于槐市山之原或謂翁康強無艾胡遽謀此子孫多而材何至自為此翁應之曰恒言人生百歲然世何嘗見百歲人即百歲亦必死吾之為此非憂子孫不能葬我所以曉世之不知命者自是盡棄生事以產業分其子留田數畝衣食其中節縮移用寬然有餘意怡如也老而耳目聰明形氣不倦比卒猶炯然悅豫無呻呼歟餌沉綿枕席之苦茲

所謂以天年終者予嘗與其孫思謙游思謙來乞銘
以葬曰吾祖也賢翁之子淳孫謹夫復因友人求通于
予來趣銘曰吾父祖也賢其急於不泯其親而知所託
以盡其無已之情事世之庸子頑孫視之良愧翁可為
不殆矣予既不忍拒淳等之意而翁之賢有可思者故
諾其請銘曰

時所謂富者以纖細致鉅羨深有味於細也有寧死不
苟擲一錢又握利權久目營足赴惟恐有失如沃漆染

膩終身不能釋去貧苦日長而富者患歲之促聞人言死掩耳不肯聽翁皆反之茲其所以為賢與

廣東巡檢涂靜軒墓誌銘

予一日從游野外至窯市登所謂槐市山者岡盤隴這茂林繁薄之間有城佳哉後墓而前廬直欵其扃入門門內闔外植石為表題曰涂慄齋翁壽域洎子靜軒公之壙涉堂厯階主人深衣練冠而出揖乃予嘗所與游涂君思謙益夫也予曰君之親葬耶乃倚墓廬而居也

蓋夫曰未也吾祖卜此以待曰樂哉斯丘冢子吾甚愛之又長也不宜遠我死則淵也從我冢婦朱氏從吾妻葬焉淵先人之諱而號靜軒者也先人歿十年矣以吾祖之命不敢他葬以吾祖之存而不忍前塋也謙也聞之未葬服不變而吾祖之存也故為是衣冠以處手植墓木日護月撫見其茂長躬治堂寢朝糞夕除勿使穢蔓所以用勞於吾祖而致哀於亡父也且亡父之志有甚足悲者父少魁岸負竒氣不樂為齊氓期以功名自

顯閉戶讀誦窮日夜不輟至懸髮屋梁以警睡其自苦如此然輒試輒黜慚沮發憤怒罵擲硯裂卷棄去從掾吏得一官為廣東梁家沙巡檢戴冠束帶歸拜親于庭下意殊歉吾祖望見冠衣儼然官人也為發笑見齒父始稍降慚憤曰亦足博吾親一笑矣其為梁家沙及再除神安鎮譏禦非常之外不邇索人一錢曰小官何足為名聊以明吾本志俛而就此者不樂為齊氓耳非汨卑冗以牟纖細者也晚學為詩不甚求工解亦以自別

他掾事刀筆而不曉文墨者尤破去岸幅好傾盡與人
為歡若恐人知其為是公然此其足悲也予重益夫之
詞有禮而能言其父別去踰年而益夫哀衣俟門容戚
詞哀拜而不起曰吾祖與父今將同歸于此土矣吾父
之志不能以儒業顯卒由掾途知其抱慚憤以至沒也
思謙不肖又無以發先人之志而慰地下之知惟得大
人君子書其姓名納之幽為足以塞其慚而蠲其憤日
夜念此至熟必以累先生矣且辱志吾祖之葬敢并請

予不得辭乃一日而銘涂氏父子兩世銘曰

瞻彼墓矣其恤而碩形魄沈墨維此之宅瞻視廬矣既
覲且蠻魂氣清揚茲游之鄉神之游斯父前子隨坐耶
立耶僂乎有儀其呼其唯豈曰無知式燕爾後惟慈及
孝蘆裳寔勤減裂匪報視此銘詞亦尚克紹

居易黃處士墓誌銘

公名鍾字允諧別號居易少嘗有志于仕矣故以舉子
業游邑庠其業不以趨時而以適已進退得失不攖于

心卒以棄去見者謂為鈍惰困于材力而自止不知其
好有所不存也所居不離家室而非溺于內行不越市
肆而無所求于外世之所謂聲名勢柄通顯於華癰身
殫力爭攫惟恐不獲決性命而不止者皆無意於其間
頽然自放以酒為娛足以畢一日而已日畢一日以至
於老族姓尊卑長少鄉人貴賤賢不肖與之偕無不盡
意有酒必請公飲飲必為之醉醉中無僭忒之容游誕
之語容益醇語益真以酒飲公者見其如此以為意愜

日與人接而無有一人怨數亦無刺刺娓娓為厚者於
機變權數漠如也予嘗愛莊生醉者墮車而神不傷之
說然彼所謂全于酒者喻也如王無功阮嗣宗之流誠
所謂以酒自全者彼猶有所托以逃其跡而混其不能
平之心如韓退之所論非真有得於酒者也以其材氣
之奇傑文采之超卓有聞於後有逊世之名而亦有敗
俗之謂公渾然愉恬不斷其真名謂兩泯麴蘖之旨真
為我得豈不全與彼奇傑超卓者又何羨也然使公之

才氣文采有以自振必且驚於世之所爭而天者且不得全是則人之所不足于公者乃公之所不欲也公姓黃氏其始祖真為元司令自朔漠來籍于泉州之南安縣高祖妃保曾祖光生皆不仕父傳為寶州判官公其第五子也娶王氏某之姑先公卒吾弟惟中銘其墓繼娶余氏亦先卒再娶許氏有子六人苞苗萼蓮藻荇女三人苞蓮早卒苞娶趙生守敬萼娶潘生守禮繼娶洪生守貞守大女長適張視次適陳拱宿三適蔣廷墳皆

王氏出苗娶陳生守謙繼娶徐蓮娶王無子側室陳氏
出藻聘蔡荇未冠繼室許氏出生成化戊戌正月十六
日卒嘉靖乙巳八月初一日而以丁未十一月十四日
偕王孺人葬于二十一都王山之原而余氏合焉銘曰
來則寓名於生去則取號于死有所謂寄於此者方歸
於彼胡去之悲而來之喜惟其生之不憂庶其死之無
悔

雙泉處士楊君墓誌銘

君諱希憲字思狷其卒且葬而君之配石氏先卒葬于縣之塘尾山至是合焉君有子四人賢而知學者曰春芳纘芳皆庠生與余游將乞銘以葬君卒嘉靖丁未正月五日葬之日為三月九日凡筵之奠未徹也二生乃屬其叔思和君來道其乞銘之意甚悲余方以不知死者為解比往弔二生頓額于筵側久而后起哭而言曰微先生之銘孤等其無以葬吾父余為之傷許之于喪次歸而按思和君之狀與余所聞不謬可信也君性豪

爽敏辨有口居衆人中遇有所談衆人方誼君談脫口
誼者驟急以其善適機察人莫能易也君敏如是顧善
為韜藏周慎不欲以所長加人楊姓著于州而君父楓
山公為德國左相君固不為張出入居處絕去宦家藩
飾宅臨通衢車馬填軋獨宴處一室往來徵游絲華漠
如也相國公在官所宅門長閉升其堂閒若無人或竊
從戶隙窺之徒見一榻偃仰旁無侍者以此終日晚營
楓山別業俟相國公倦歸屋宇締構整而不麗草木藝

植有列日游其間與人益疎而庭內事無纖鉅皆出意
畫錙銖不漏一布袍數十年非敝不改為食未嘗肉也
非惡非徒為愛其微旨要以貽後圖永使不近于靡敗
肉食帛衣古所以奉高年輔體悅口之具雖庶人得享
之而不為踰也君既老猶然諸子竊制美饌輕裘敬進
之固屏不御曰吾性固然至其資諸子游學交聘之費
與接賓客治祭享未嘗不豐其好義急困時有所捐予
不為齷齪顧吝有世之富者不能為也其自言性固然

固性然耶昔相國公以經學名一時蔡虛齋先生高弟數人其一曰楊孟洪是也君既以疾不能讀父書居常愧焉因以父書授四子而二生獨賢能讀相國公書君益資遣使就時師之能為虛齋學者二生文聲日起學官高第弟子名二生君意不能無望二生宦達當身見之以為榮然知其有时亦不戚戚也二生所為屬銘于余其意不能無恨不及當君之身宦達痛無以顯其父而欲有所託也然君行年六十四而有四子二女四孫

長子三子二生也次子庭實末子庭楠雖不讀相國公
書並謹愿有家法婿孫振宗邑庠生名與二生埒王夢
周宦家子居人世而情事如此其卒宜無不滿意而思
和君面速銘又謂余曰兄陳宜人所出麟母王宜人兄
繼母也兄事之如實出兄愛麟如實同出今其死不獨
麟有喪兄之愛王宜人尤抱亡子之悼也嗚呼君子內
行如是尤宜銘銘曰

盈以為虧損為益維天之常有失去盈之損君之德

厥後將大斯勿惑有如不信考此刻

陳澹齋先生墓誌銘

陳氏有姓于晉江自其曾祖順從外家徙通州而籍于泉州衛其始著籍從所婿之家為武氏順子二人長成由千戶累起戰功為都指揮僉事次忠以文學高等為學官弟子忠生錢塘教諭恪軒公寧勉義有德為賢師儒歿後諸生思其教請祀于學教諭公生歸安知縣朴齋公及先生歸安公與先生始反其姓之本為陳氏陳

氏雖徙未遠都指揮公以壯畧英特開闢全閩錢塘與
歸安公及先生以儒業禔身教家陳氏遂望于泉陳姓
行方新人稱之未習泉人口熟猶多言武氏云陳之為
泉望不獨門閥尤以兄弟友愛名其家公從歸安公學
事以父師終其身歸安公先五齡耳齒髮差池斑白相
亞于行則隨於坐則侍唯諾肅如也聲柔氣下竟日不見
齒進退視所謂不敢以意主久速見者始恆為矯已見
其造次無變迄老如一日感慕以為不可能嗟嘆內

愧而已趨其兄之事必在已先視其兄子之疾休必在兄後佐其兄治嫂與姪之葬謀吉卜善必勝于自葬其妻歸安公罷歸善殖產貲高郡中先生舍內常空瓶蓄蕭然自足無幾微望其兄兄亦樂其弟之甘貧不益以財以恩其趨時人兩賢之事母張孺人尤謹旦暮居起之適衣薄厚寒暖飲食溫清多少所宜以志逆為之節無一失所欲每察色笑得意向不待聲之及母固愛少而先生尤懽其心嘗潛行覘先生爨廩庖庫欲得其

所不足以謂其兄先生輒晚所行行輒從曲為有餘以示無所急孺人竟不得所言事姊如兄喪之哀甚竭其情歲時甥祭其母先生當期而往久之無所懈兩女弟皆為士人妻愛其士人如弟先生既好學二士人皆有文而又女弟夫也相與懇款特至偲偲怡怡有知其為兄弟之姻者恠其似朋友但知其為朋友之好者又恠其似兄弟也諸甥皆才事其舅加于母之存二士人皆繼室歲中之先生之家十九而一之繼室之家蓋先生

所以感之歸安公生徒數十人多異才先生常以文最
其列器於兄甚同學咸伏無譽弟之嫌累試有司無所
合類然在後生間頗不樂而值東宮需澤賜諸學官弟
子高等屢試不第者冠服復其身先生欣然曰時方違
我我且舍時栖栖乎何為榮君之賜而老焉其可也遂
蹈舞受詔拜賜歸安公勉之不能止既隱不復着賜服
婆娑巾屨歸安公每命之服先生曰負恃所有而不榮
君賜是士也驕吾不敢果以為榮而忘吾故毋乃陋乎

歸安公嘉歎之先生于兄有違者勉之使不冠服而冠
服既命之冠服而不冠服然兄不以為違也先生閑然
修飭無事皎皎裸衝之為光暉內映于世之絲華澹如
也故以澹名其齋家人未嘗聞疾聲呵謔不至于減獲
謀於人不隱所長施于人有不答不責其稱與人交能
敬久不為衰才智出已下者尤貶已下之其有顯者不
為曲隆有所求也為善以足其性而已深自覆匿惟恐
有知其學深於古其才足以有為于世世皆莫之知惟

孝弟之行以其積而不可掩雖重為覆匿卒微於聞昔孔子論士以宗黨稱孝弟者為次然列士之品三而是為之次顧不難與先生才守既以不遇又匿不自著某獨述其孝弟有聞者以志先生之終嗟乎是亦孔子之所謂士矣不亦難哉先生名尚謙字正夫配莊氏生子諤娶傅氏生子元孫女二人長適朱液次歸某封恭人劉氏生子詵娶侯氏生子英孫妾劉氏生子詢女二人適庠生林益明其一尚幼生于成化癸卯十一月十二

日卒於嘉靖甲辰二月二十三日以丁未十一月二十
五日葬于三十二都徐倉里之原某為之銘銘曰

有衣于此襲其表而繡其內觀之者以為無有而知之
者以為晦其可得而晦者晦矣其不可得而晦者益章
于外惟其晦之而益章斯吾銘之而不愧

莊孺人墓誌銘

澹齋陳先生之配靜順莊孺人以正德丁丑九月八日
卒年三十有二嘉靖壬辰日長至澹齋厝之東郊皇山

至是其子謗啓封奉而合澹齋之域墓焉莊氏之先有
官少師名夏者以文學論議出入兩制為宋名臣始自
永春徙晉江賜第建坊御書其額曰名從今其坊圯而
故宅猶存人目其家不曰宅而曰府以尊異之世次冠
紳承代不絕于宋元間國朝贈文林郎大理評事公士
明孺人高祖也廣西按察司僉事公琛曾祖也德慶州
判官公楷祖也安陸縣知縣公熙父也莊氏世詩書安
陸公清約恬慈立家有禮孺人習其教不近于驕華其

歸澹齋井臼饍燭滌浣之事必親不以生于貴憚苦不堪也慧敏足以輔家政澹齋內外事謀于室嘗獲顧未嘗自以為儀有所適主可否取與也于內外事微夫之命不敢行澹齋性孝而母張孺人嚴孺人在姑左右聲色無所違姑說其敬順謂子之能夫也勉而事我久之益篤未有難者悅甚曰是婦之孝也其性與及其卒夫哀其無助姑哀其無以事我者哭之甚悲澹齋求續室事者于媒氏必問曰如莊孺人孝謹乃可求久之卒無

能如孺人者澹齋竟以無室終其身澹齋之不室非以為思也然以求其似者而至於不得有室則孺人之賢有可思也澹齋嘗為某言昔先大夫以某之名通於陳以求婚澹齋謀諸孺人曰觀王先生之端亮明剴必能教子其子必材澹齋決于其口而以次女許焉蓋先大夫與澹齋友孺人竊從屏間聽其談辯知之耳其慧敏足以有輔推此可觀也今其女以夫貴屢封為恭人而孺人不及見已孺人當葬吾恭人以足疾卧不能與祖

奠流涕沾枕席頓首於禱間以屬予曰其為吾母銘予
婿於陳聞孺人之言信可銘不獨以吾恭人之痛也銘
曰

不偕老以穀而同穴以宿穀之短而宿之長彌百世以
偕藏魂乎寧此其勿傷

王室顧氏墓誌銘

吾季父少渠公持家甚密家人于事不苟不得行雖細
碎亦然某以諸子從容侍公問曰大人不勞乎公愀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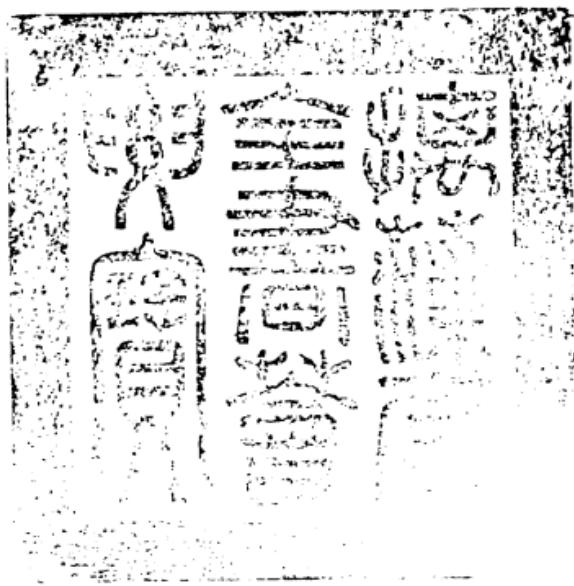
曰惡而不勞顧久習亦忘矣然孰使吾如此習者因泣
然垂泣曰而叔母之在吾日與相好者遊越宿踰時而
不還而門戶啓閉不失節減獲有職不惰食親賓歲時
吉凶之好問贈賄輕重豐儉莫為之制輒得吾意客在
堂當為酒饌與樂吾坐不起語傳入內頃之具治客必
樂而後去有內如是吾雖欲習于勞惡乎而習之今雖
欲不習惡得而不習因指其室謂某吾與之作是室也
所知者材木之美惡工力之急勤而錢米出入之數勿

庸知也嗟乎孰使吾如此習者而惡得不念吾又有愧
焉始吾為舉子業功倍而事左志苦而命仇吾方患必
有美詞吾且倦必有戒語吾為之慰且激恚不至怒倦
不至廢今吾老而休矣其歿雖久慰激之言猶可記愧
負其意也蓋吾叔母歿二十五年其子敬中始克贊吾
季父治域于錢塘山之原而卜嘉靖丁未十二月十四
之吉以葬涕泣請曰母歿于癸未五月初七日敬中生
五年耳既不能知母之事行學而未成于時而不遇又

未有以為母榮敬中其為不孝人矣吾兄其哀之使吾母有聞也叔母之歿予亦少然以季父之言如此夫其佐夫之家而其出用當於事勉夫之學而其處義徇乎命不謂賢而可銘乎叔母出顧氏十七而歸吾季父經三十三而卒今少司徒顧新山公實其伯父宜得其重以為歲老不志少尊不志卑禮也于是司徒公為告土以奠其窆而某銘其歲銘曰

其夫之思其子之材姪也銘之無年乎奚哀

遵巖集卷十三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詹錄監生臣王鍾岱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集部

遵慶集卷十四

詳核官員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萬七千七十一

集部

遵巖集卷十四

明 王慎中 撰

誌銘

張禾山公墓誌銘

予昔以試事使廣行按清遠程鄉之疆問為邑可記為誰莫不曰正德間張知縣賢莫能為其後予咨其名記焉及以參議至江西謁入張公也貌莊而不矜笑語豁宕矩法肅如問所以治縣使後莫能為如何公答以心

誠在民隨事盡力耳其所為發擿伏隱撫兇誅憝方畧人驚為神遜不言也顧長者不敢質比訪其居環堵蕭然雖以貴體苦約如寒士遇鄉人恭而情素披見勉善諭非如已得失南昌人言鄉先生之賢又曰張公也予既閒居一日公之子祠部君自京師寓書山中曰先公將塋非先生銘不敢塋予發書涕出公其已矣聞訃不及凶不能寓弔敬按其弟大理公鑒之狀叙而志之公名卿字敬之高祖希孟曾祖簡明祖英賢世以愿朴濟

至封主事公益喜儒業生公與弟鑑錢及大理公鳌張氏有姓於南昌徙自臨川百五十年無顯者及至以貴封其父記為主事教其弟與子皆貴大理公德學為當代名卿能狀公之行事以傳子緯以問學清修為禮官有公輔之望又資二仲弟使各以其勞力取官南昌言氏族張氏在甲乙其前亢後貽由公力也公始為舉子學以講究歸趣為主文能達其所言而該洽群書尤號贍博張東白先生一見其文異之曰英賢有後東白於

公之祖友也督學邵二泉公試寘高等辛酉舉于鄉為親謀祿以壬戌乙榜銓授岳州訓導正席講難士駭所未聞異舍及外庠士皆相戒來就張師講舍不能容作為講義使博寫轉相授其教不專為課尤約以禮法躬自為率及公門者多以知名擢知清遠縣清遠最號難治公至即罷絕餽例示不可撓剔求縣蠹弊盡得其根節穴竇芟伐掃室豪胥黠吏咋舌不敢動厨傳不飭賓至使無饑而已賓亦知公在邑菲惡自苦不敢他望或

有起敬者而三司公人往來多倚總督大臣中官勲貴之重狐託邀索過他邑張甚入清遠界加肅公以例給之公人亦自喜曰謹如例省費視舊十八民有賣子輸均平錢公出俸贖畀之罷其輸邑故置廠榷鹽奸商往往匿詭規利公受檄視榷與為期法毫髮不得漏群訴臺史幾以撼公公不為變商卒不得售奸軍餉倍增興學教士獎誨有方每值倥偬其為諸士談經校藝輒盡所長觀者第見其暇豫是時盜起程鄉僭擬名號衆且

數萬江西福建屬邑皆被燬掠大兵徂征俘獲日至而盜不衰都御史林公庭選議非得良令牧之相宜誅撫兵勤未已乃奏易公程鄉清遠人爭于督府奏下爭莫能得怨歎自失公請督府罷兵從吏士數輩抵賊壘賊固聞公名不敢迫公開諭禍福設兩端如是則生全保有父母妻子不則戮死衆心動有泣者居數日賊魁鍾萬璉傳時玉饗公盛陳兵衛出所掠珍玩侑千金為壽公取珍玩碎之而麾其金曰若等方當為農生業顧懷

寶以賈罪耶金可以買牛貿田器為衣食資若等宜自懷之賊相顧驚喜如獲賜公笑指諸兵衛目其魁曰陳此何為魁與其黨伏拜曰顧如公教棄刃狼籍呼聲喧谿谷為留一月夷保隳障藉其丁壯老幼婦女四千人散遣之條畫使耕田築室各有寧宇邑目其民曰新民林公得報大喜謂諸司曰興師十萬不如易張令一符久之或有竊發發則以計縛之便得民戶不夜閉省刑薄歛諸所綏附如清遠而誘督士者以問學尤加意雖

新民子弟多彬彬向風矣以政最拜南京刑部主事歷
員外郎中名法綜練明而能斷同官多從公咨議一時
以為法師有大刑獄尚書非問張郎中莫能決而公遇
事好諱罰侃不阿權貴無所得請積有忌者遂致其官
歸空囊至家或為公不堪公慨然無愠容然公教一郡
令二邑去皆見思尸祝不廢事在名宦之志即使都大
位饕重祿尊顯膾厚而無稱於時所得孰為多少公性
至孝自始學以至宦歸事封主事公及妣安人某氏隨

力豐歉養必竭情立家以清儉詳厚為法而婚喪葬祭
必考於禮子弟遵之家法名於郡中年六十有七而歿
子長統金鄉縣丞次綬太學生季祠部君也女適諶騰
起王緝曾一鳴孫男女九人公之既歿大理公方以參
知旬宣嶺南清遠程鄉之民群走參知庭下問故舉聲
哭退而哭於其祠盡哀祠部君始為主事聞訃於官岳
州之士在都下會哭主事之筵人孰不死孰如公死而
哀嗚呼是其可銘塋之日為嘉靖某年某月之吉壙在

錦山之陽銘曰

世降材難吏失職維繫手足窘徽縲寄權胥史若廝役
居常茫不措一畫況仍凋荒乘盜賊有以口舌代芒鎬
片言脫口萬甲釋呼還流亡起枯瘠生蕃殖阜出俄刻
孰媿厥績監在昔膠東渤海舍誰匹后欲論著存吏則
有徵其不在斯石

張孺人墓誌銘

貞順孺人張氏趙府長史徐涪溪公榮之配也嘉靖甲

辰六月二十日卒其子用賓以戊申十月十三日塋焉
而與浯溪公合徐公有美才氣韻絕群失當事者意由
南京戶部主事出為長史於趙府憲不欲往公之父長
者愿而謹以問公是官吏部注擬誰與命者公曰固上
命之耳父曰而欲不往得毋不足於上命耶公懼然行
是時孺人屬疾蕭然卧褥間度起無日能不以舅之言
為病已尤力自忍約於隤綿憊苦之頃不使少見懼夫
之行因已濡繫而不勇則為替父之教而歎上之命夫

其無崇顯之可懷與膾厚之可賴而不肯以甚疾見危
以濡其行誠知命之難廢而教之不可渝也汝墳大夫
之妻貴為命婦而躬循防取薪之後非徒自執其勞將
以明君子之賢而處勤勞之職為非其事知其君子甚
勞猶以孔邇之父母致其敦勉之意欲其念之而無得
罪雖出於憂思之深而所以勸勉之者如此其正後之
講者欽其志遠而義高以為杖杜言我心傷悲伯芳詠
其心首疾專於情感而乏德義之誠序其詩者以為能

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然而托伐枚以譏職斤如燬
以詆政尚不能不為其君子怨而彼其別也靡甚危之
疚而有既見之望而其思之猶匹於調饑由是以推而
知孺人之行信可賢也涪溪公少有文早舉于鄉得第
獨晚凡七上春官馳驅往來二十年間孺人多獨居無
杖杜之傷伯弓之疾其於事上畜下男室女家為之具
適其理敬而不葸慈而不狎侈不病財儉不侵禮非獨
能勉其君子尤有以助之使無顧於後而樂於在外所

以攝其君子而為於其家若出其意誠其自為之而皆無以易也嗚呼又可謂賢已某稚時實從浯溪公受春秋讀而與孺人之弟天衢天叙為友因得拜孺人之父母南溪公與黃太孺人孺人之子娶故尚寶李竹坡公女又吾母太宜人之妹也今其葬某宜為銘銘曰

惟婦能閔其懷之恒猶列於詩以發乎情閔且能勉惟德之行厥勉其外孰治其內其明其翼儀德克對有傾碩人其善靡悔最厥令美于風有光今其潛矣孰圖其

彰嫗詩以傳有銘者藏

贈惠州府推官李坦菴公墓誌銘

今制封贈之典雖不間內外然從宦於外者十不能得一循沿以為故常仕者病焉近歲建安李公默為司封始議釐正外官滿考而功狀明著即以予之如京官於是得者十三四某待罪司封又申議行之益廣自余為司封未閱歲而奏上外官之宜褒贈其親者殆數十人皆得報可始余申前議謂是亦所以答外臣之勞慰其

為子孫之思而均天子之澤於無間顧未思其為親者
之可封與贈何如也以今為吾友人李靜甫君銘其父
坦菴公之墓而有感焉夫因其子若孫之勞念而答之
而以其子孫之官命其為祖父者烏有所擇於賢不肖
要直以為恩耳蓋亦有賢而可封與贈者焉固議者之
所不及而制之所不得異也李公所謂賢而可贈者也
嘉靖二十七年某月李君以惠州推官滿考上最考功
署其考曰廉謹明恕司封得考功所核功狀奏以李仁

父李弼贈惠州推官任氏封孺人制曰可於是距嘉靖
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公卒蓋八年矣李君卜西安
墉山之原以二十八年某月某日塋焉題其阡曰贈惠
州府推官李公之墓而來乞銘墓之文李君始通仕籍
佐郡理刑以廉明受寵為其親身後之榮某為銘不可
不侈其盛以昭上賜而坦菴賢者也故既詳叙得贈之
由而復志其所謂賢者公於治生常執義以馭利其歛
發舉廢與人同計而所入獨薄蓋義不為巧求險取不

知者徒見謂計數不足公曉其然則推而委之於命以
混於不知者不欲自章其為義不富也其用意如此雖
其不足而好憫人之急其濟賙所及充其分之所止與
財之所得為而已無越思也與鄉人居退然自約不敢
以所能加人其開敏強幹亦莫能掩爭者來就決面譙
之以其非是卒不得怨而以事即謀者畫其然否授之
後常中也所居面學宮每誡諸子曰室休庭立當有宮
牆在目無待出門睹其巍煥然乃起敬也視諸子讀書

旦夜課業必得其多寡生熟之數為喜怒勸董之節齋
口腹蔬食自充而已至其子所與游有文學氣誼交勉
為益者輒自撰具食之如恐不飽不難為費也故其子
皆才長惠州君也其次敬素貞業素與業皆為學官弟
子公字世伯父崇景母丁氏皆早世公以孤幼起家竟
致昌蕃教其子有成今其歿名在司封詞臣撰其美以
賁之幽具有位之儀物以葬其亦可銘銘曰

滅裂之耕亦得其報匪狩匪田孰辨生奧勤修于冥厥

獲孔昭躬之未逢後則可要其要伊何君最臣考曰胡有子有生可教煌煌命章以錫以醻其歿雖遠俾克有耀維命不僭孰謁孰禱我銘斯幽維以為告

池州知府曾慚溪公墓誌銘

嘉靖七年徵天下推官知縣在職效著而資及者備臺諫之選殆百人而公名在十人之間比選為臺諫名在第二方是時治具恢張論議昌行有得人之譽公名冠其前居後者無敢鞅望不滿於時以順德知縣徵廷授

為禮科給事中公是也公曾姓名仲魁字斯達以嘉靖
癸未進士領邑適歲饑路有殍尙其挾貸之法開廩發
粟勸分平糶煮粥和藥皆人所能為而所出有濟餓者
飽羸者起則公所獨能人有不能及也邑並山海之險
宿偷蟠結穴深藪密商旅晝梗民之畜聚不敢在野公
蕩寇覆巢使民露積田間行者齎重物可以夜出其所
為法在募精兵除戎器使謹候徼而已他邑莫不相效
為之而賊發必得卒伍之勇用以得賊而不以虐民則

公所獨能他邑莫曉何道致然公又濶舒自信非挾數舞智為開闔張歛如世所謂能者亦其坦闡真惻有以得人之力而盡人之情也民既安富乃為畫便興利使可垂久曰縣令數更人各有才吾不敢保後人不能易要當與民為百年之計耳其立社倉建社學所為歛散主鑰置籍與教之訓誦課業儀節具有條式今尚行於邑公於為政如此其在言路務在存體開誠不慕子子之行嘗謂今既未能曲盡孚信以冀感悟則大者固未

可言而擿發小故攻訐細隱以賣直聲吾甚耻焉惟隨事盡力不為無補耳其監在京庫局東南百物之貢角羽齒革錦綺繒纈粟米茶荅金漆蜃石充備尚方服器食飲好玩頒賜出於三農嬪婦之所生治虞衡林藪之所飭化皆竭人力之良而常主以內寺官府乖隔民輦輸入官主者求賄無藝賄且半輸物公剔刷蠹本芽掎拏折省民賄以萬計主者夜懷金千突入謁祈少寬弛公正色曰吾以上聞者若死矣吾貸若死監法終不可

弛也其人慚悚躍馬去退則涕泣私語曰曾給事貸吾死吾誠謬悖自今不洗手奉公所為法非人也始民以役當輸官貢皆相恐以破產則廣裒斂他戶以充賄名為泛費公監之所省既多乃議今歲所省泛費既難以却還他戶役者免破產足矣而使以賄餘為家則主者亦不能平也乃徵其半入官而行下所司盡罷以後汎費其釐革弊端詳整有要皆以其事言令不具載此公所謂隨事盡力者也方寺人懷金時若遽以聞寺人必

得罪其黨必且深怒交怨謀所以相撓監法未必行而
民未必得省也公能使已不汙人免於罪而事克集則
子子者何所濟焉浦考拜禮科左給事中奉詔冊往使
靖江王府冊其王還朝遷嘉興府知府以母老乞終養
上優許之母喪畢起復為池州郡介江而並畿內賓主
厨傳與夫苞籠以交際畿貴常勉與江南諸大郡齒公
憫郡瘠而民不堪一切罷之且自以老諫臣典郡當悉
意圖民有以報塞義不欲專修文養交為自容稍革郡

之舊事別置條法使可遵守而畿內諸新貴人頗相指
目為迂濶而自尊大也會御史陳姓者以巡江歲滿檄
取紙筆費於池州公曰吾知為民太守不知為御史胥
史也御史恚曰太守慢我上疏論公吏部持其論而論
者方奏事至京師爭之益力考功懼拂其意遂罷公以
狗之蓋公在郡十餘月耳減否之論廢置之柄所以駁
賢不肖而御史以自快其私吏部以徇人之私使其施
於不肖猶害於政況其所論罷能者乃賢也嗚呼可畏哉

公既歸深簡自重罕與客接堂上絕無人跡賓座塵沒寸許子姓歲時起居中堂領之而已監司郡邑大夫加禮慰問亦不報焚香讀書不求為精博聊以陶性間寫為詩亦不務工而趣致蕭雅冲然可誦雖獨居一室鄉人利病講畫周盡移書其長老知義者使率子弟隨分為之要於俗化有助所及者小而其風誼遠矣三衢程侯為泉州雅以韻度自高好賢有禮命駕訪公賦詩投贈顯相欽慕意屬有勵表公竟不至郡報謝程侯甚以

為得也人士由是高程俟而以為公榮公素多疾然歛飭莊欽無懈惰之容器宏神裕絕不見暴遽絞切其用意篤厚在人倫風教之間不為負於冥冥非貌為惇洽而情不至者也宜其見祐於神明故雖多疾而享年不淺以嘉靖戊申七月十七日卒年六十有八矣封孺人蔡氏先公卒竟不娶而以側室詹氏攝宗事女七人嫁黃彥欽陳敦豫李楠黃槐伍教申李維鉉陳選子宗孔卜以己酉十二月十九日奉公葬于蓮湖山之兆與蔡

孺人合而來乞銘某大母公之姑也公少孤吾大父確
軒公撫之猶子使與先大夫封吏部公同學猶兄弟也
比公徵為給事中某方為郎同朝以職業名節相勉猶
吾師也其罷歸吾已先罷公既寡與人交凡意所欲言
於古人有所尚論或不樂於時事惟以告我又猶友也
公少而力學壯而勤行老而加修臨沒而不亂可謂純
心好善君子也公卒踰年而宗孔舉男此亦足以塋公
矣銘曰

視白以為黑題玉以為石處權履勢者不勝其私而決
於欺昧之臆其本心露於微明安知不自悔愧而刻責
彼秋浦之氓言固昭昭而不忒况為邑之所留已崇祀
而血食退論行於家邦亦千口以若一伊蒼蠅之加點
初何損於瑩質公平生之百休惟茲事以為惻故反覆
於斯銘告玄堂若皎日庶乘化其無尤閱百年而寧魄

林沙溪墓誌銘

方晉江之盛有鄉先生曰顧新山公李竹坡公林沙溪

公並以年德化服于鄉顧公好急民之病上說下教有
司有所訪政李公樂誘進後生獎人以文林公善以和
飲人導俗於不爭不治人過而常使知愧以自悔革三
公所長不同皆有以善其鄉而所得各有至者顧公起
廢厯官至戶部侍郎而後致其事李公以尚寶卿就家
起之終不出林公獨以為御史時有論事之青持議者
不觀其仁而誅其過公亦負瑕含惡恥為辨竟廢然以
廢久善于鄉之日尤多得與二公參其功二公亦雅相

引重視他人無如也李公既沒士無所宗顧公與公歸
然並存有司尚得以諮其治俗猶有所愧頃顧公亡公
亦相繼化去鄉之耄倪有哲有愚皆相吊以人之云亡
蓋知斯人之喪非夫人之為喪也公所以能愧人者出
言醇簡必依於仁禮容莊而溫竟日無惰氣迨老彌篤
而事親孝不以貴弛其勞友諸弟以恩賞處熟游者莫
知為有殊出居在市集未嘗齒物價於財漠如也其實
行內脩感動在言之前而意厚誼敦神情恬裕稱其為

容也其所以廢由以御史按江西疏論宸庶人有孝行
宜褒以勸時宸庶人方包逆謀多為不法而外飾小行
以買名喪其親善哭聲動宮庭徒步送葬公謂是其謀
不可測既難以輒發且可因其偽而與之使益為飾以
自蓋匿或不遂為逆即使為逆猶可少緩其發徐為之
圖陰與都御史孫公籌所以遏折備防之術甚悉而僉
以疏入公去江西未幾逆變作議者以疏為公罪其所
為陰籌既甚秘人莫能知孫公以節死無復為上言故

以坐廢公心事昭晰無有疑其朋者第斥為畏禍徇庶人之意以苟免也然公在江西抗法自嚴宸庶人侵之數矣卒不能得志公亦堅不為奪其跡最著而體大禮重者不以朝服謁不以朝禮見其子便殿曲宴不奉觴為壽論抹御史范輅被逮輅之逮宸庶人所中也累以禮與事紕其邪心顯與為拂顧幾以一疏免不待智者知其不出於此矣公始以乙丑進士發身即乞歸養逆瑾怒廢數年瑾敗而後得除為台州推官在台州執律

例以拒監司不敢以獄比輕重徇大吏風旨滿三歲考
勾天台國清寺山泉啜茗數杯而已未嘗携一長物還
家正德中年戚畹內侍多寵倖驕佚踰制靡有顧畏獨
喜結言官有私與為好珍玩重賄無所愛公為御史閉
關掃軌無權貴之交門外悄然利慾刑禍易溺而多怵
皆人所常患世常有慷慨蹈禍而不能自潔於利者至
其清心淬行不為利溺宜非刑禍所可怵而屈也公於
利若此豈以宸庶人之威武失其守苟為一疏以徇之

哉公名潮字君信別號沙溪祖名金者來籍晉江自莆仙遊之沙溪徙公取所自遷為號實志不忘其始金傳四世至公之父名凱皆不顯而多有隱德以發于公公生三十六年而為進士廢七年而始得仕仕八年而廢以善化于鄉三十餘年而終蓋年八十有一康彊壽考有四子一女孫曾十三人皆習公之教孝謹不惰侈其才者知向學配夫人蔡氏有賢行佐公為學與入仕能以勤資其敏以儉養其廉始終一於敬順無諱言疾色

以犯公指知公欲悅繼母事姑彌謹撫諸幼叔甚慈比
長皆為之娶而接其室甚睦以公愛其弟故夫人沒公
遂不近媵侍所以致其思也公喜飲酒不為嗜味而嘗
以寓意托興於人無狎而無不可親客或從公遊或樂
致公至其家公皆不為忤神觀修朗儀矩肅然間出於
諧譴自有名人長者之風凡預在席莫不躁釋暴馴充
然心醉而自滿其有以愧人雖銜杯度曲之間尤有至
者嘉靖庚戌八月公卒以十二月初一日葬喪三月而

葬禮也公子弘字弘建先卒存者弘智弘守實克謹其禮而嚴於大事其來請誌述公遺言曰微王道思之銘勿以我葬墓在南安縣福山之麓與蔡夫人同域公從仕日淺其志不大見於施為又以過廢惟化服于鄉其功有踰於在仕者之所獲其過公不欲自明所以必得予之文而後葬意良有在故予誌公之葬獨論其善鄉之功於公之過見其為仁者尤深切而諄複焉銘曰

其為玉矣以繅藉而薦之廟中其瑕不掩斯表瑜之為

美而斲者反是之指既不克薦櫝而藏之乃終以無毀
玉固無意於為薦與藏人徒妄以為玉愠喜誠為玉者
謀薦則斲而藏則全亮不為彼而為此

丘母彭柔正孺人墓誌銘

孺人始歸為丘履素翁之妻孤艱多故未知所以自存
况其底成貽昌如何也比其卒而壽至於七十士之賢
而有文者來哭其殯共議其誄德之謚曰柔正其塋從
夫之兆而其子賢賓皆材且有立有養中養誠養素養

材為之孫孫之子從魯從周從文從禹從先從得有七人其女與子之女所適其夫曰杜彬王璕林某王某陳某王廷紳王某皆在其日得嘉靖庚戌歲正月初七日之吉嗚呼可謂備矣孺人於為女而其父愛之曰是子也孝其聞於族至踈遠而不間一口其歸於丘而其姑愛之曰是婦也孝其稱於內外迨老而不衰履素之存謂其妻則曰是能佐我所不及而不敢不敬其子思慕其母則曰母之畜我也慈而不弛其教至於內外之人

及事孺人者皆曰其遇我有恩蓋其行之備如此宜其能以高年終而其卒其塋所享之備也某與孺人之子實為友而養中養誠復學於吾門於其塋烏乎辭銘銘

曰

虹山斯原蟠礴以鴻麗里于其下生朴而熙荒獨姓者丘多男且俊良伊誰云出有母之厚祥厥貽孔厚長發未詎量刻銘納坎掩閉告幽茫兼俟來裔俾爾聽勿狂

庠生杜純軒君暨男思恭婦謝氏墓誌銘

夫文之施於志人之墓所以誄名德善謨記功行告之幽冥以彰輔世教非徒徇子孫之哀慕而姑副其不得已之請而已其義不出於是而君子猶為之文者蓋有閔悼凶短矜惻淪喪明其人之不幸非出於不善之所以致則惑於命而昧乎天者不緣以自託而為放而彼凶短淪喪之人既無才能氣力之子姓足以為死者地而偶有婦人女子之賢者能自約於艱危顛躋之中卒以有立而克終其人之大事則君子尤悲之所以寵其死

者以慰其婦人之有立亦文之義之所存也嗚呼此杜
純軒君楷正夫與其子思恭之墓所以得見於予文歟
君年二十八而亡思恭生六歲耳思恭復以二十六歲
而亡有子四歲竟殤而君之世絕於是方君少時自力
為舉子學通毛詩大義為學官弟子其守身勤行歛然
在人後然意不能無望進顯以一經起家也而遽夭矣
思恭知讀君之書而死彌早蓋君之父子退慎儉節非
有傲侈之過以傷其生也生於世之日淺雖未有積累

之善以求福其處心措行未嘗干神明之譴而卒殄其
世則所謂不幸者耳思恭之子既殤而世絕故君之父
子與思恭之妻謝氏之喪纍然在殯久之而今始克襄
其事於潘氏之手潘氏君之妻予所謂婦人之賢能自
約而有立者也思恭之亡謝氏年二十耳能抱其斂然
之孤嬰矢不復貳雖孤已殤而不忘其矢固女子之貞
而不惑亦由潘氏之守已不亂先示之倡而相依以存
於義為易安也惜其年不永後思恭十年亦亡蓋潘氏

以一婦人處其夫與子與婦之變備極人生之毒痛而
卒能有立信可賢也其將塋知來乞予之文而命其嗣
孫之父思猶因莊君宇毅以來其知之所及又若此潘
氏擇於所親之子曰學訓以奉思恭祀事而繼君之世
學訓思猶之子也思恭有女一人潘氏為選所歸而得
婿莊孚誠為顧新山司徒公之女所出實介思猶以乞
文莊君者子也今其塋以學訓嗣子之孤告于祖赴于
姻黨幼未能事事思猶頗佐潘氏執其勞役其乞文能

得莊君介以來而道潘氏之志甚悲而有禮墓在鳳栖
坑塔子山之原其日為嘉靖二十九年正月二十日而
思恭四歲之殤子克舉亦祔焉是可悲也銘曰

奄然而早亡累然其多喪黯然以同藏惟婦人之為襄
嗟其永傷其有不傷有此銘章

何誠軒暨孺人墓誌銘

進士何君佩甫將葬其親謂予曰子路之剛而以貧為
傷也豈誠累於外哉亦悲夫親之無以養而不得致其

為子之情耳啜菽飲水以為歡仲尼教之云耳而豈能無以是為傷也琚之貧也無以養吾親今徒能為悅於塾誠何及哉悲哉琚之為人子也琚以為生也可娛死也何知誠得一釜三鼎以為養雖歛手足形而藏諸猶無恨焉耳而今何以為悅也琚亦何賴於他日之祿而仕之足慕哉予為之出涕不能勝嗟乎君之悲之動乎心而出於人倫也先王制禮蓋有以祭以塾之所得為以逮人子之不及榮其親之存者豈皆以為死而無知

而不足以爲孝乎君勉之其所以爲悅於既亡尚多乎哉君匍匐拜泣而不起曰是先生之勉吾云耳吾於養既無及矣葬而得君子之文其尚以有寵吾親以綏不孝之心而塞其無已之痛使瑤猶有意於世是先生之賜也諾之而後起嗟乎吾未見人子之悲慕如何君者文其可辭君之父誠軒翁名聰字元敏娶教授梁珙之孫女生子琦及進士君翁始冠有室值父書齋公德仁病癘盡耗其財問醫求餌家既空謀及簪珥梁孺人曾

不吝意見色竭以繼焉朝夕扶持不離左右絕不得事
生產作業而孺人自操井臼煮粥調藥面垢衣綻髮不
加櫛翁起家以貧然性固澹於財窘陋龐薄有以自安
懷嬰兒之心至長不墮壞市井商筭詭秘狡譎角錐七
析毫毛攘便爭利之機非獨不為本不知也持千百錢
為資買賤賣貴以自給要以山谷闔郭來去為遨遊不
汲汲權子母也同行有挾鉅貲見翁誠質可任欲分資
畀之與約入羸之要翁可以利其餘而畀資者因以得

翁之力他同行者祈之不能得翁獨辭之曰吾自持錢
得羸誠微然累寡而意輕今若受公託者雖不無少賴
負責而心勞矣有買物者償過其直翁為分析曰此物
直若干公所償太過其為惠我耶抑誤也還之或有以
此兩事咎翁為愚翁歸語內梁孺人曰大人所為於志
不累而母欺其心於妾意亦然翁大笑取酒自酌亦酌
以飲梁孺人曰是吾妻也間則與一二耆舊相過禮徑
言簡誼好尤敦語不及財也鄉黨子弟遨侈自放翁無

意為疾亦未嘗正折之然見翁常自飭蓋有以愧之梁
孺人每指佩甫君謂翁此吾家貴富種也翁笑曰是固
當然然孺人不樂目前而倚兒子自寬以俟後未為與
我共適者孺人斂巾謝遇其乏時突烟不起兩人相對
翁不以愧孺人孺人不以讓翁或得酒一瓶相酌唇咽
僅霑而意氣各得已乃呼歌自謳曰富人有錢財勞苦
不休欲如吾兩人清適半刻不可得要是彼人無福耳
其誠質無僞而灑然有以自勝又若此昔所稱高人逸

士如龐德公梁鴻夫妻皆能樂其貧龐公有田可耕翁固不及而梁鴻至為人鬻春則甚於翁矣然彼兩賢者以有文學德誼為世所尊禮遂有述於後翁以未嘗學問當時闇然為窮人今復無有知者佩甫君之悲宜在此而奚貧之為傷當翁之身已耳而樂之矣嗟夫君必欲得予之文而後葬固為是與翁以儋州同知公佑為祖母侯氏翁卒於嘉靖壬辰十一月後十六年丁未十二月而梁孺人卒琦亦繼亡女一人嫁黃日烈葬

之日為嘉靖庚戌正月八日也而以琦祔焉佩甫君執
喪過毀纍然僅勝衰既喪其妻顧氏聘吳氏未娶也室
無相事而當內奉寡嫂某氏育其孤應年外治葬事小
域穿墳備極勞憊不知其身之病可謂能孝也已銘曰
終棄者魄能游者魂深其窶而崇其墳築之之勞視之
之勤孝子所以藏其親其義則云

新會司訓純齋莊公暨孺人金氏屈氏墓誌銘

嘉靖辛亥十二月二十九日青陽市莊儲侃偁兄弟葬

其考新會儒學訓導純齋公三人者相謀而遣其季偁來謁銘曰偁兄弟慢壘非誠不肖不能襄事圖所以銘吾父者而不得以爲猶勿壘也今得先生銘可以壘矣雖慢猶愈於不得銘云耳吾三人者之情事信可悲矣先生其閔之君之子國禎吾壘也能言其祖吾固知其可銘而君兄弟圖銘如此其慎且久也其又可辭公諱安期字際休又字靜夫曾祖應元祖樸父宜傳世有隱德而貲有餘以田園為業公早孤母林氏愛之不欲苦

以課責公生而好書少與其弟昌期同學不課而勤其警解卓見常出兄上兄弟並遊學宮為一時高第弟子方安陋守故之時士窘拘古義文不足發獨公恢放能自為言而濟以該涉士皆驚嗟以其故屢失有司公不為悔陋固之習因以有變莊氏之後子姓益好書而多妙敏開達之才今為郡文物巨家用公發之也儒官固卑訓導又非專官公在新會以身任教齊整科條鼓勵意氣常兼其長之勞而不見為侵品隲文字凡出公高

下其等諸生心悅無敢譁爭與諸生講敷揚經旨援據剖剥尤動人聽新會方有白沙先生之學士皆聞高明之要不然不敢忽公之言咸曰師命我矣善識士於未有聞而恤其私忘其祿之薄而為之士以此附其識鄧生憲而卹之備尤為新會人所稱鄧生由御史至郡守未嘗一日忘公也廣中監司無不知莊訓道賢公忽思歸以九年滿請老投牒而行祿餘得數十金不市廣物貯以一囊携歸授諸子戒勿營田宅惟以供具公之族

弟教授未菴公榮知縣翠山公晉陽通判梅峯公琦知
府青峯公科並有前修氣韻罷官清約長少相懽日携
遊對酒遊不為遠取足易至具不為豐聊可娛一日而
已嘗謂大鵬搏南溟斥鶴決起枋榆均是一適孰不羨
漢二疏棄太子師傅捐數十斤金為高吾官雖卑亦主
教事金誠少非以不義得者今欲自况二疏如斥鶴之
於大鵬者其可乎哉惑者多笑而智者以為知言公始
娶貞淑金氏佐公為學官弟子時能不以私昵奪公好

書之志年二十九而卒公常稱其賢而不永繼娶任只屈氏千戶屈鑑之女佐公為學及相從於新會以勤儉飭內政公不內顧而事事辦治公性孝弟事母林孺人左右不違母性嚴而終身不甚怒事兄州判公如父分財取少任只能體夫所以悅母者養其姑而以敬謹事夫之嫂撫金氏之子與已子人不見其有異沒于官舍年六十公哭之尤痛而至於今莊氏子姓之及見任只與老減宿獲語及任只無不悲念者公生天順戊寅五

月初九日嘉靖癸未十月十一日卒年六十有八長子
儲娶訓道王嬉女文適通判朱鑠之子暢皆金氏出次
侃娶知府謝光孫女文次偁娶學錄楊渤孫女文適司訓
李宗魯之子逢趨春次適于澗松皆屈氏出孫男女若干
人曾孫男女若干人婚配皆名族儲等奉公與任只之
柩葬于柯前山之原而啓金氏法雲山之厝遷以合焉
國禎學於予予愛其才亦所謂妙敏開達者常語以學
國禎每先得之以是知其有本於先世所聞也銘曰

早知而晚成孰遇之恒大畜而小施繄繫繫其勢惟其厚積而徐發不在其身以祉其後之人

徵仕郎致仕信陽州判官紫山丘君墓誌銘

嘉靖癸卯年河南信陽州判官丘君禎致仕還家以舊屬故先候予予愧識幾不蚤為權力所逐竊高丘君之歸走賀焉君在信陽能以敏給佐其長州政賴君以濟者十九尤退自捐挹不肯以為功事長無惰容屬邑宰貳能以禮遇之溫然如主客而期會牒課當督趣不苟

為懈弛以相徇信陽大州多士大夫覩君之文而飭有
士者之風加敬悅不敢忽其俗闇達誕誇君以謹約誠
慈益之人人皆悅予以賑荒行部汝南凶札之後白骨
蔽野人將殍者纍纍相屬營掠貸發日夜不給指畫以
授屬吏使分地展力不患吏之不良君所分尤可以無
患丘州判之譽藉藉上官多聞之者巡撫魏淺齋公憲
副端虹川公並以威德持大體下官不可以非才苟得
一言之許君獨為二公所獎形諸牘加美詞焉藩臬諸

大夫不以猥冗畜之非不得意於仕也而決然舍去予
恠問之君曰處地卑非能以去就示峻邀名在州治民
事上非有甚忤猶可偷祿而苟安顧心偶思歸便如心
而行賴當路矜憐輒遂所乞耳予愛其言質不為矯矯
其高彌自益內自愧君事親養盡其誠喪致其哀天性
最篤畜弟之孤均財猶已出與鄉族居善以睦恤相接
赴急周困度其力之所至為之不為過恩以出於力之
不堪其情之隆不肯愛其力而自不竭也行年六十有

四娶一疾竟以卒卒之日族人皆哀之鄉人莫不悼惜
君字德亨別號紫山高祖江曾祖勤祖乾魁皆不仕至
君以掾滿三考為奉陵衛經歷滿考得封其父元傑亦
為衛經歷母熊氏為孺人妻蘇氏先卒贈孺人繼室曾
氏封孺人有子六人雲衢雲漢雲程雲霄雲楷雲龍雲
衢娶王氏繼娶葉氏雲漢娶林氏繼娶洪氏雲程娶蔡
氏郡庠生蔡國重之女兄雲霄娶黃氏繼娶尤氏知縣
尤復尤和姪女雲楷邑庠生娶林氏舉人林奇材之從

妹雲龍未聘女三人長適按察司僉事丁儀姪游川次
適金吾衛經歷許海子良臣三許徽州教授郭智子維
藩未及笄而卒其男女九人皆二孺人出也孫男五人
雲衢子宗藩宗幹宗泮雲漢子宗魯雲霄子宗相宗藩
聘尤氏知縣尤烈姪女宗魯聘郡庠生賀朝相女俱未
娶餘尚小女孫四人俱幼未行君生為弘治己酉九月
之十六日卒為嘉靖壬子六月之十九日君在日卜墳
塋五墳于普江縣三十三都龍首嶺之原坐辰向戌中

塋君父介菴公右塋孺人熊氏左為君藏左臂塋孺人蘇氏右臂為孺人曾氏雲楷質敏向學年少已有文予甚器之能言君之行以來乞銘塋之日為嘉靖壬子十月之二十四日也銘曰

抽黃對白曰文之巧題甲與乙為科之茂非徒膾仕崇秩階登級拾而若固有方且高拱盱視抗論品目擯人以刀筆之猥苟俗之蔽失已久推論行考實孰知夫茲無怍而彼有疚我銘丘君維是之取

靜山黃公墓誌銘

陽春天下所稱遠惡處也公為丞於其縣之樂安驛界官也前是為之者率以不得職逃去或坐累死公為之非獨能舉其職餘力攝巡徼以什伍之法結其民使相收睦樂安宿偷舊究知悔其不可為盜之在他境者終公在職六年不犯樂安行者不滯又資以無恐夫其任事溢乎職之所當効能踰其分之所守宜有機辨權數以巧迎而敏赴公顧恂恂質樸樸於貌而訥於言視其

外一長無有也然則集事諭人信不在謠訛猥給之小
智果有其質則如樂安之地之惡與其人之夷未嘗不
可與處歟公有庶弟之忤又嘗為總弟所訟皆非公之
過為樂安與其人處而馴每嘆樂安之遠不為惡而追
駁廷除之近有危機也然公撫其弟終始不失愛忤亦
衰沮不與訟弟竟其獄卒歸於好鄉黨稱其友事父母
孝居喪善哀弔者感動以為難蓋有家門之實行焉與
樂安之人處宜其馴也公姓黃名椿字仁卿始由光州

之閩居晉江可知者四世高祖原德曾祖維清祖孟遂生湧娶柳氏公父母也公為掾史滿三考所事上官寬猛躁緩不同公事之一意不為窺合苟避每治文書白署上官輒署或不覆閱曰黃掾不欺我九年之間絕不蒙呵譴所治事務在為人寬比輕傳使依於平至有傳重比嚴人知非公為虐莫以為怨也其在留都滿考當還有同考鄉人者歿而身裸為周旋所以掩其身携櫬同行有患惡疾者附舟公不忍拒行死舟中病視其療

死治其殮或以咎公始附不審公意獨得也公於他所
為多類此公長子日煦向道力學為俗所非笑公益喜
且勉焉明經有文而有司屢失之人皆以咎有司公顧
督其子曰是爾之未至也日煦寓書樂安以乞歸為請
公悠然意合曰兒子知我哉即日乞歸次子日煥實在
邸御公以還兄弟相與為友家儉而理修先世之墓而
後築室用公指也室成落之語在宴者曰吾嘗憂不得
去陽春今得斂於斯寢足矣以己酉十二月二十七日

卒距生甲辰年六十有六二子與公之配翁氏治喪衾棺循禮日煦娶鄭氏日煥娶郭氏一女歸謝誥孫男可培娶邑庠生顧原潔女後公二年夭可城聘舉人鄭一鳳女可堪聘鄭益修女可壇公命為日煥後聘進士尤烈女孫女長許莊以度次未許人墓在晉江縣四十一都古堂山以壬子年二月二十日葬予固尤為俗所咷者而日煦與予講甚篤故以葬銘屬某銘曰

翁之所以爵於人者卑能浮其事勞過其祿良可苟居

嘗食而靡罪愧繫天所以爵乎人者以其善不以其位
則翁之所謂爵信人之所卑而天之所貴

鄭海亭墓誌銘

嘉靖壬辰進士待銓吏部凡若干人江南北巨縣以缺
令告者數十縣之人仕都下各為其縣擇令交欲得鄭
君而無錫有秦鳳山尚書與諸朝官顯者十數人竟為
其縣得鄭君他縣不能得皆若有失無錫諸顯者與尚
書公交相賀以得鄭君其時予方佐銓司以與無錫以

鄭君受德於其縣人無錫故名為富而多仕者為令者
往往脅取殄用其財而逆以機數構嫉士大夫君至按
都鄙賦役之籍資以諫訪得其禮俗所由壞嘆曰茲邑
生迫而歛重若此乃謬以富得名民方以媿侈邀佚招
四方之目其奚以免因語民以奢敗儉存設陳得失禁
戒明白發於惇惻自以裁貶一身服御為率至其張具
上官館遇過客交際士大夫舉損於舊度豐約之中使
財僅足以成禮而不為浮尤客興作舍館舟輿苟有可

因不妄變革曰勞民以悅人非吾心也既不匱財以傷
民心始稍取境內一二巨室橫放難諭者重寘之法以
示威曰如是足以致刑矣一與民相安為寬平暇則與
士大夫相賓接驩不失節士大夫憚以私溷君聽退勑
其家亦莫敢有撓也客或見君坐縣堂從容不苟庭中
常空異於東西行過縣所見怪胡能然君曰惟不擾人
以自累耳君固精經學善為舉子業邑子多才而講習
垂刺文不傳於經君為指授大義日開月益邑子咸知

所以為文至今科目接跡猶出君門下士為多張運使
公愷清德純行一鄉耆望張給事選以直諫廢貧王進
士問病免家居喜文學君敬事運使公與給事進士游
加親貢士施子羽能詩老儒李黼工註詁皆優與為禮
君與人無忤其溫而有辨又不苟然也巡撫中丞部使
者益毘陵廉無錫治行為畿內最交薦之君性恬簡寡
迎將又無錢治苞苴以買進秩滿僅得南京戶部主事
以去留都民曹事簡君益為深厚閉戶讀書恥與蠟提

之士競泊如也以其間為古文詞據理確質有儒術之體重自掩匿不求以名在職隨事展力未嘗苟且而惡為皦皦維揚置分司權舟有大小二關舊嘗征之君往司榷謂某府史曰征利而為是鍼細髮密雖取贏胡足貴通其小關恣舟行莫誰何之榷計以足乃知諸為細密者非專為國增計也積資員外郎郎中擢雲南府知府未赴郡以父喪歸喪免侍母不忍去左右居歲餘母病卒始免父喪母勉之行君戀戀膝下竟得奉母之終

君為戶部以其官封父殖菴公元為戶部員外郎母伍氏為太宜人在無錫迎父母就祿養治喪葬合禮於二親生卒具致其情克名為子服除赴銓驟感熱疾嘔血數斗醫莫曉所療旅卒都下寶庚戌十月十日距生弘治己卯年五十有六耳君始至銓江南大郡交欲擇君而毘陵人以無錫治最故欲得之尤力聞其卒皆相弔君名普字汝德籍於南安之郭前村其世近以鹿寮公為祖鹿寮生厚菴公傳剛齋公某履菴公某而至奉議

公世未有顯而發於君君貌豐器度寬深心事明坦宜
極壽貴詎遽是止知與不知咸加悼嘆喪過無錫士民
走哭道踵相屬津衢咽塞舟厄不得行久之二子欲大
封孺人楊氏出欲成女一人繼室封宜人李氏出欲大
壻於副使陳瑞山公充邑弟子貞能持家劬事卜滌彼
龍塘山之原以葬遷楊孺人之厝合焉而以癸丑十二
月某日之吉行事君固悅滌彼山水之佳卜從其志君
為人外渾朴不立町畦而中斬然有限界色詞絕去誇

汙擇處其中臨事酌物誠歛有足動人予嘗嘆世末難
與成功高患招忌卑患取侮每謂君持養濟其所稟兩
去其患宜可游世遇合伸於獲用遽以是止甚以為君
恨銘曰

氣彊矣有悍而挫傷才給矣有流而難執不悍而亢是
為彊之方不流而集是為給之立可以用之宜莫斯踰
而卒不究於用吾不知所以為之吁

陳母林夫人墓誌銘

林夫人陳體受君道基之母封君北沙翁光節之妻也
陳固同安大姓北沙翁當家中落而有室貿田以復祠
屋空夫人之奩益之祠僅克復祠復而無所仰食夫人
不以憇其夫井臼猥細手駁肌瘃怒然忍餒而謀夫之
飲不敢不充其量恐其子以母累心分力於學常掩罄
乏餧勉其間為夫納妾輒自勞以稍休之使安夫之寢
或狎恩為倨不以微變容色有女育之如實已出翁剛
而多怒夫人先後其意無所得怒久之怒益寡閨中訶

詫驚遽之聲遂絕體受君為諸生文早有名有司未之求夫人不以過其子知其才之未迨乎時也及為進士業通顯矣夫人不以詫其子知其學之足以得之而事業之待於後者遠也從其子於嘉善之縣邸美水土物之鄉而戶善織綉文錦夫人携閩海菹腊以往不欲多買市味身未嘗服浙中杼軸佳製也歸以去時之篋還里姥隣媼爭走問恠曰母夫人從令子為官人謂若何而衣服囊如此乎姥或微語于列母夫人亦為廉耳蓋

以貧斲之也夫人聞之心益自得入門以子賀其夫曰
兒子為縣能自貧而愛人請為公賀復謹曰吾攝父教
子能為良吏公宜我謝翁媼俱下拜一笑已而泣數行
下曰吾疾矣不免以死累公然命也兒子苦留吾邸第
以思家諭之寔欲一見公而返骨於故土也恐兒子之
棄官以從我故不使知其有疾耳未幾果以疾卒卒之
日為嘉靖癸丑十月十五日距生成化丙午年六十八
矣上方以諫官御史缺召嘉善君入試行至姑蘇訃至

君號慟屢絕嘉善人驚相語吾賢母夫人死耶走哭於
舟次道路相屬君受弔而不受賻曰敢以母死忽慈誨
而辱其志也弔者不得致其情大哭而散君娶蔣氏於
予有連其塋卜於晉江一都之科山貸於外氏之有力
者而後具予亦助之其藏坐丑而向未規地穴寢皆翁
自營手畫翁本曉堪輿家言故作而逢吉君將以是歲
十二月丁酉行事拜且哭謂予道基不恥受助於先生
以謂以是葬吾母而地下之魄宜寧也賜猶有大於助

者請以累先生予曰其銘也諾之拜起輒哭淚汨汨承
睫不能收曰世所謂求仕謀祿無不欲致享其親而士
當以官守其約不辱其親為孝則於世之享猶不能厚
也道基猶謂有所待於他日云耳誠知其不待雖以百
里之儉猶足致吾母之享今其為小廉而薄親矣悼恨
何及嗟乎君方其存也養之而安顧以既歿而薄之悔
不亦篤於情而惑於義哉君淚乃止夫人有子三人長
冕次復皆早世季嘉善君也孫一人金鼎聘南安庠生

黃良輝之女嫁同邑吳榮有子曰椿其去同安而僑於晉江夫人實與翁謀欲使其子便師友以廣學嘉善君治四經而后以一經起家果協始謀亦偉矣銘曰

浙之揚芳輿有板從子之樂芳其樂反反衣有繡芳食有珍洵美樂芳匪斯存樂子之樂芳厥貧猗嗟乎夫人益府典膳省菴黃君墓誌銘

君名鷺字德夫安溪人世居縣之長泰里叅山祖廣興生功養生春生而生君叅山林麓豐茂原田膾潤其人

多因山田之美自饒給不羨榮達故黃氏世久不顯君
蚤孤比長知苦剋讀書向意仕進業通而數厄卒不得
顯入貲為藩王府典膳侍次益王府君既通儒業而襟
韻閒曠行誼謹勑府中人皆異之以得君相賀世子賢
而有文嘗引見君與為禮別於他僚間嘗從郡中文雅
士人游縱觀仙都麻源探謝靈運所窮處摩挲顏魯公
所為仙姑碑文不為窘覩其輩相目自以為不及次遠
未可待請告府中人不欲其去君詞懇得請世子為錢

贈親篆大書以賜焉至家族黨嘉君能自樹表見又皆
相賀君益為族黨人談說當時制度他境謹俗及道途
所歷風物登遊山水之勝勉子弟以就學攻文曰吾耶
以遨遊適意此冠服何足為榮行棄之矣日以敦睦族
人為事歲時聚會酒香殼佳叙倫合情雍雍如也費無
所惜細人耕君田者不敢以役畜之徵租嘗緩期有負
常已之畢賦稅外謹謹不一措足縣廂堂階汎除芳潔
而靜門無伍伯之跡嘉靖戊戌八月以疾卒族黨哭之

皆哀距生弘治己未年僅四十子大本大任幼君之配
蔣氏能劬飭育孤持其家不墜為二子娶婦嫁許五女
適詹鳳翔林有棟金重宇徐弘讓李任春皆得所歸有
棟知言性命之學而重宇能為文章佳士也大本才而
有志友於有棟重宇俱為弟子負卜永安里宗教山之
原塋壙以襄大事君其何憾君四歲孤常自悲不得事
父母又當嗣其從祖父外養祀事又自悲曰吾不得事
吾父又不得祭吾父也於是竭情於嗣父之塋祭而事

叔與兄極孝謹曰叔吾父之弟兄吾父之長子也事之盡力庶幾猶事吾父也大本將以癸丑十二月初十日襄事泣謂予曰吾父不欲泯泯為無能人不幸短世已矣不孝孤也弱其何以葬惟先生哀之予納拜而許之銘君重氣誼踐諾好施自奉纖嗇而知用財常行見橋圮途崩問其土人胡不梁而砥之人曰安所仰貲君曰於我乎取遂得君貲以濟銘曰

生之促芳莖之遲有銘昭之其奚悲

楊坦翁墓誌銘

楊坦翁歿縉紳大夫士友往弔相屬巷人為誼徐少湖
公寓帛助斂忘元相之重下賄匠夫固寵其子之才而
卹其凶亦翁之高有以得之其子士中謀葬士友為四
出視地得吉鳳凰山之麓予聞徃觀之小丘蔚然四下
中高拱以群峰之秀大水流其前高人遺魄非斯宅不
足以藏之葬之日得嘉靖癸丑十月十日之吉去翁歿
辛亥十月十一日兩期之間予每見士中未嘗一日有

嘉容力貧以嚴其親之終故勞且久而後濟翁生而丰
儀褒整神觀翛然有世外之氣多讀書不學為章句講
解畧通大意泛涉藝術亦不求為精獨好老氏道家言
其言神霄太清丹臺紫府自有君臣民物儀法與人間
凡有不大懸殊事動在下徵聞于天其有愆釁癘札如
得請于帝蠲貸湔滌化孽為祥如響答桴其應否在人
尊信至不至嘗薄李少君新垣平諸昔燕秦海上之言
不入道門而資為方終陷矯誣帝所不貰是時國家方

修禱祠交接鬼神為民釐祝言科決者多得幸獲大貴顯備極尊寵翁謂此道其精以翕鍊元形其淳以救度塵世徼榮染權非道家所言故其治家接物一出於詳厚退慎諸所酌酢經營奉父母畜妻子賓除姻友踐微勤小要在累積功行以修陰冥之德晚益為洒落對碁飲酒悠然無忤或以為疑翁云仙家不禁酒奕中自有道機疑者皆解且嘆慕行年八十餘步輕視暎膚瘠而貌澤每出行市塵間望者以為仙人也自知年齡所至

有神默告之先處其死之日時炯然化去不為疾困良
有得於老氏翁累功積行多可述其精者有在則積累
者反略功行道之所出也其略也宜翁名某字某父璉
榮母吳氏祖守恭曾祖朝諱高祖世昌皆隱有行配陳
氏淑敏而莊能劬事晉生以佐公之高育子又不以慈
弛教先翁卒葬之于某山之麓子士廉郡學高弟子次
士中也文最有名舉于鄉能以翁聞于縉紳士夫至勤
宰臣之贈翁之所保宜不如是而士中以是為孝季子

士實女二人娶嫁皆名家孫男女十人翁遺言但得山水佳處藏我不必合祔土中奉焉而卜茲吉士中謂予曰吾翁之域先生往觀其竈俟志之而後掩予曰諾銘曰

惟葆其光其神不亡不亡者神棄者垢穢斯銘不毀是為高人之藏

尊嚴集卷十四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王鍾岱

